

本土文本

恋曲2020(小说)

□彭益峰



绘图 翟溢

和女儿通过视频电话后，顾月华又牵挂起另一个人来了。这个人就是她的父亲，樊斯仁的老泰山。鰥居多年的父亲，一年前终于住进了东湖颐养中心。其实，这件事几年前就已经安排妥当了。但父亲死活也不肯去，他舍不得住了大半辈子的二室一厅的房改房。他显然是明知故问：“月华，你告诉我，我进了养老院，我还回得来吗？”这个思想工作，做了有好几年，也拉锯了好几年。最后父亲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别说家了，连顾月华也不认识了，于是他跟个孩子似的，乖乖随女儿去了东湖。

除夕晚上，顾月华和樊斯仁吃完年夜饭出来，就直奔东湖颐养中心去了。这之前，顾月华还跟护理员张姐通过电话。张姐说，你来看看吧，你爸这些日子，嘴里老唠叨，小华不要我了，小华不要我了。约莫半个小时的车程，他们已经到了东湖的大门口。遥控电动门紧闭着。顾月华摁了一记喇叭，等了一会儿，大门还是纹丝不动。樊斯仁不耐烦了，正要下车去看个究竟。这时，出来一个胖子保安，他走到车子左侧，对正在摇车窗的顾月华说：“两位请回吧，接到民政局通知，非常时期，取消一切探视。”顾月华还想请他通融一下，那胖子已经转身走开了。

顾月华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她不止一次说：“斯仁，我想再去一趟东湖。”

“等等吧，这个节骨眼上，哪还进得进去？”樊斯仁皱了皱眉头。他这么说，绝不是什么空穴

来风。在居家的这些天，他最关注的就是“江城发布”，每天必看，除了看疫情，就是看各类的通告公告。这不，昨天刚有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养老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等过了2月8日(元宵节)，樊斯仁发现“江城发布”上开始频繁出现复工复产的字眼了。这是政府释放的一个积极信号。果不出所料，又过了两天，市政府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告就正式向社会发布了。这天早上，樊斯仁推了推身边尚在熟睡的顾月华：“哎，哎，就今天去东湖看看吧。”他认为，企业都允许复工了，这养老机构就更不在话下了。

用过早饭，夫妻俩各自戴好了口罩，还相互帮着整理了一下衣裳。宅在家里半个多月，他们还是头一回出门，搞得很有仪式感了。他们商量着，一会儿先去东湖，之后顺便去一下市场买点菜，家里吃的已经快没有了。樊斯仁步出楼梯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浑身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抬头向上望去，好像眼睛怕光似的，举起右手在额前搭了个凉棚。

东湖颐养中心大门口，也设了岗哨。三个戴口罩的保安，用露在帽檐和口罩之间的大眼小眼，警惕地注视着走下车的他们。有个稍年轻一点的保安，他孩子以前是顾月华班上的，眼尖认出了顾月华。他跟他的两位同事耳语了一下，然后举着望远镜走了过来，热情地给顾老师两口子测了体温，然后一脸狡黠地说：一般情况下是不进人的，努努嘴就放行了。等到顾月华他们走到楼道口，这才发现玻璃大门是从

里面反锁的。顾月华敲了敲玻璃，隔了好一阵子，才从里屋走出来一个戴白卫生帽、白口罩，穿白工作服、白鞋的护理员，她隔着玻璃一脸严肃地说，现在家属一律不许进大楼，你要找哪个，我叫他下来？顾月华报了父亲的名字。那人进去打了个电话，然后出来，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顾老先生不肯挪窝，我也没办法啦。

顾月华于是给张姐打了个电话，问了问父亲的情况，希望她能从中通融通融，放他们进大楼。张姐说，顾老师，你也别为难我，这可是个丢饭碗的事，这样吧，你们走到楼南边来，我扶你爸上阳台。于是他们转到大楼南边，站在场心里仰头往上望，发现四楼有一处阳台，铝合金封窗是敞开着，一个白发老头双手扒在窗台上，表情漠然地朝下盯着他们。顾月华大声喊：“爸，我是小华。”樊斯仁也跟着喊了一声：“爸，我是斯仁，我们来看你了。”老人张嘴像是“啊”了一声，然后扭转头，大声问边上的中年妇女：“他们是谁啊？”

顾月华见状，眼泪唰地流下来了，随后很伤心很自然地将头靠在了樊斯仁的肩上。回去的路上，顾月华说：“斯仁，等我们老了，你得答应我，千万别丢下我一个人先走了，没人陪，我真是怕！”樊斯仁扶着方向盘，眼睛注视前方，他语气肯定地说：“我不会的！”

顾月华为此抑郁了好几天。后来，还是张姐的一个电话，舒缓了她的心情。她们俩聊了有好一会儿，最后张姐说，有我在，你就放一百个心吧。她想，也是的，父亲由养老院托管着，饿不着，冻不了，自己这是

瞎操的哪门子心啊。唉，眼下，学校里的事，就已经够她烦的了。

樊斯仁天天翻看“江城发布”，所以政策上的事他是一清二楚。随着国家疫情防控策略的调整，现在全中国已是到了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发展的最吃劲的关键阶段，上面的工作要求主要是“两手抓，两手硬”。江城自然是步步紧跟国家和省的一盘棋思路，以此来决策部署工作。考虑到学校的特殊性，市委市政府对于复学是慎之又慎，再三权衡和研判之后，作出了延迟开学的决定，同时在学校积极推广线上教学和空中课堂。

实验小学教务处为了帮助老师们尽快上手，专门制作了《腾讯课堂极速版使用指南》的视频讲解。顾月华不愁这个，樊斯仁是电信的，弄这个算是他的本行，一点问题也没有，举手之劳。樊斯仁果然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近些年，在顾月华的印象中，樊斯仁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爽快快心甘情愿过。以前，求他办件事，他老是皱着个眉，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现在不一样了，顾月华欣然地想。

在软件提供的四种讲课模式上，他们也能很快达成默契，意向是一致的，通过播放视频文件的方式进行授课。她说：“斯仁，这回该你大显身手了。”这里有个情况，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樊斯仁另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市摄影家协会会员，照片拍得那叫一个好。所以，前面说樊斯仁不着家不顾家，只知道在外头拉关系、搞应酬，这还不完全对，因为樊斯仁除了工作和应酬外，经常和摄影友们外出拍片子。所以，像这个摄录讲课视频的活，对于樊斯仁算是小菜一碟。(一)

自己的天地。

美术评论家高辉谈及“中国美术南通现象”时说：“南通为全国培育和输送的美术人才，以及当代密集呈现的美术大家与名师，远远超出了一个地级市所能承受的文化载体。”其实再往前追溯一步，南通书画家呈井喷行情的背后，正是由于有像康伯伯这样一大批如东文化馆美术老师群体的默默坚守，才避免了文化沙漠寸草不生的悲剧，一棵棵小苗在这里汲取营养，茁壮成长，并逐步呈现燎原之势。

我的书房里收藏一幅康伯伯的画，劲勃的松枝上一只远眺的苍鹰，取名《高瞻鹰眼疾》，题图“立新先生正之”，那是我来到南通工作之后，得知我结婚，康伯伯送给我和夫人的。那天他说：“皮立空地种着一片葱，我常常趁没人去拔一点点出来，邻居发现葱的长势似乎不对劲，于是有一天被邻居抓到现行，问我为什么要拔他葱，他一生生的写照。如东文化馆这几年，其实是他身处逆境，一生之中最落魄的几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从省城下放到小县城，从省美术馆馆长直降到县文化馆馆长。但是，他没有一丝颓唐，没有一点懈怠，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始终捧着一颗滚烫的心，咬定青山不放松，从事美术创作和发现培养人才。潘宗和老师就是他慧眼识珠，从掘港小学把他“要”到了文化馆，从一个小学体育老师成长为著名书画家，我们这个小小的文化馆和各个美术培训班上陆续走出很多人才，沈启鹏，吴元奎，丛志远，潘金玲，宋正玉，潘坚，还有康伯伯的儿子康荣，那位在墙上画主席像画得像极了的大哥哥……这些人才如今活跃在国内及世界各地，风格各异，各领风骚，撑起一方属于

跟着老师们学画画，在我儿时稚嫩的心田不经意间播下了艺术的种子；也跟着老师们学做人，他们讷言敏行、德艺双馨，他们纯朴、善良、敬业，让我受益一生，很庆幸的是，有意无意间我和我当年的小伙伴们正在努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他们的画笔，勾勒着世态万千、人间冷暖；他们的风骨，支撑起一座小城以及一代人的精神。

印象文化馆(散文)

□裴立新

郭菊华等。一到暑假，文化馆的假期美术学习班开始，老师们教得仔细，学生们学得认真。和现在的各种培训机构最本质的不同是，那时候文化馆的各种培训完全是免费的，尽管是如东顶级的师资力量，但老师们不收分文，从不会因为没有培训收入而有一丝丝的懈怠，单纯与朴实是那个年代普通人的生存底色。

文化馆里的老师们大都很和善，见到我们小孩子也笑呵呵的。不过，有一个人却是例外，总是一脸古板，眉宇间一股豪气让人不敢接近，这个人就是当时如东文化馆馆长康平。大人和孩子们叫他康馆长，我们叫他康伯伯。一年级时，有一天上课，班主任老师突然走进教室，轻轻对我说，你妈妈打电话让你回去一趟，你赶紧回家吧。收拾好书包往家里走，我不知道什么事，不过，只要不上课对小朋友来说都是开心的。走到文化馆大门口，妈妈已经等在那儿了，她拉着我的手说，快去美工组，今天有个摄制组来拍电影，找你们协助拍摄，去了听老师的话，好好画画。哈！拍电影，多开心的事啊！我一路飞进美工组，进去却发现里面很安静，赶紧寻一角落坐下。这时康伯伯走到我身边，看我画画，突然俯下身，拿起我的手说：你的指甲长了，说着竟随手拿起一把剪刀帮我剪起来。由于平时太淘，指甲盖里藏匿着一线黑泥，不好意思地往后缩着手。剪好后，康伯伯看着我：“你看，这样多干净”。我有点吃惊地看着他，感觉这不是我以前印象中的那个不苟言笑的康伯伯了，会笑，一点也不凶。这部电影叫《黄海之滨盛开美术花》，是一个纪录片，我后来没看过，这并不重要，但康伯伯为我剪指甲这温

馨一幕却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

虽然平时我在大人面前装得很文静，但是，康伯伯却常能一眼识破，还专门为我改了个名字：皮立新，他跟文化馆的人说：“这个立新特别调皮，你们不清楚，我最清楚，鬼机灵的鬼机灵的。”他说这话时，却又是笑眯眯的，像是很开心，仿佛揣着一个别人不掌握的秘密似的。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故事，我邻居家有一块空地种着一片葱，我常常趁没人去拔一点点出来，邻居发现葱的长势似乎不对劲，于是有一天被邻居抓到现行，问我为什么要拔他葱，他一生生的写照。如东文化馆这几年，其实是他身处逆境，一生之中最落魄的几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从省城下放到小县城，从省美术馆馆长直降到县文化馆馆长。但是，他没有一丝颓唐，没有一点懈怠，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始终捧着一颗滚烫的心，咬定青山不放松，从事美术创作和发现培养人才。潘宗和老师就是他慧眼识珠，从掘港小学把他“要”到了文化馆，从一个小学体育老师成长为著名书画家，我们这个小小的文化馆和各个美术培训班上陆续走出很多人才，沈启鹏，吴元奎，丛志远，潘金玲，宋正玉，潘坚，还有康伯伯的儿子康荣，那位在墙上画主席像画得像极了的大哥哥……这些人才如今活跃在国内及世界各地，风格各异，各领风骚，撑起一方属于

自己的天地。美术评论家高辉谈及“中国美术南通现象”时说：“南通为全国培育和输送的美术人才，以及当代密集呈现的美术大家与名师，远远超出了一个地级市所能承受的文化载体。”其实再往前追溯一步，南通书画家呈井喷行情的背后，正是由于有像康伯伯这样一大批如东文化馆美术老师群体的默默坚守，才避免了文化沙漠寸草不生的悲剧，一棵棵小苗在这里汲取营养，茁壮成长，并逐步呈现燎原之势。



江海新韵

小满

□汪益民

1
真理在饱满成熟之前
必从小小的爱恋出发

2
我并不那么悦耳
只不过是望在望的炼金术里
不小心撞响了几块矿石

3
先是鸡爪槭，接着鹅掌楸
在你我之间的错误里
五月悄悄分布足迹

4
你在遥远爱琴岛上纳凉
一片月光挡住了你
而我是宏村埠口
玩水的男孩
头顶浩瀚星辰

5
千帆过尽 我并不在
船长的旅客名单之中

6
一阵风吹来了人间五月
没有迹象证明
奇迹可以期待

7
像是慢慢走出中世纪
你深情的目光
让我处于独自大变局之中

8
我空谷瑟音里
尽是你的顾盼
有那么一个傍晚
我差一点将你的眉眼
原原本本唱出来了

9
这已分明不是去年的夏天
我们将创造新的传奇
补偿秋天疏离之感
而冬季里所有细小瑕疵
将被一一纠正为花朵

10
只顾向低矮处走
直到水流消失为大海
直到看见你那片森林
出现在地平线上

11
密林人迹不至之地
有那么一瞬间
想着牵一牵你的手
又打消了
这个非同小可的念头
那么多草鞋树木灼灼注视
这是日后
多么难以启齿的事

12
你说懂了
其实你没有真懂
我说知道了
其实我知之甚少

你说醒了

13
这是一场
关山万里的消失
一片羽毛都未曾留下

14
月亮的脸色一直那样

15
在纷杂的痕迹里
只有满天星辰可供推断

故土的召唤(外一首)

□陆华丽

故土的声声召唤
让远方漂泊多年的游子
循声归来，
回到大桥的这端
安静，从容
面朝大海
坐看日升日落

路过的每一条河流
都亲切
水面清澈，
乡景倒映
金灿灿的菜花，
成簇摇曳
在阳光下，
在风中，在水里
渲染成心动的惊艳

四面八方的田野，
静谧而矜持
却深藏着庄稼的繁茂
是曾经远处的城市，
无法给予的震撼
心灵深处，对故乡的眷恋
早已穿过时空，流向未来

那些来自故土的召唤

“你正走向另一场梦里”
我看着你兴奋地说
终于见到大海啦
你叹口气说
“你的那片汪洋
只不过是
村头牛迹之水”

9
我只不小心
泄露一片修竹
一方清风朗照
你就止不住喜笑颜开
不能自己

10
当初你是一个小麻烦
为了说服你留下来
现在你是一个大麻烦
你将我
抱得太紧啦

11
从前，你说幸福，
我隐隐担忧
你只是遥望了我。
现在你什么也不说
掩不住的笑意
在眉宇之间荡漾
我心安于
我在你心上。

12
五月
我将用这些葳蕤花木
重新为你命名
一万亩玫瑰
不能盛开一个完整的你

13
时间欢快得有了弧度
它扭曲过来
让我现在出发
赶在去年秋色之前
追上你的华美车辇

14
想不够的过往
期待不完的明天
是你从每一个黎明
递给我的今日

并在我心中
装满了铮铮歌曲

15
原想逃回萧瑟秋风里
举目四顾
已被无边花蕊包围

这是一场
关山万里的消失
一片羽毛都未曾留下

月亮的脸色一直那样

在纷杂的痕迹里
只有满天星辰可供推断

繁花往事

暖春的风，
吹过辽阔的花海
闯入的，是熟悉的场景
白色的繁花，
成片成簇
落满怀念的往事

光影之下，微尘轻浮
关于故乡的回忆，
始终游离不息
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事
不曾远去，寂然沉默

路过的田野，
菜花摇曳成灼灼
那些封存心间的岁月
叠加蔓延，
穿过无边的叹息
又回到了故乡的怀抱